

迷城神功紅花泪

《書劍恩仇錄》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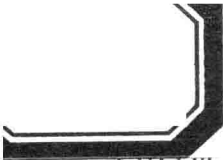


四川民族出版社

迷城神功红花泪

红花客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2 号

封面设计:晓 东

技术设计:邰 影

迷城神功红花泪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七二三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3.5 字数 430 千

1992 年 10 月第一版 1992 年 10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书号:ISBN7—5409—0956—0/1·202 定价:13.00 元(上、中、下)

内 容 简 介

红花会大业未成，总舵主陈家洛与乾隆约法三章，押着乾隆的私生子福康安远避西疆，在天山迷城内安营扎寨。谁料，乾隆并未如期履行诺言，得到福康安之后，又大举搜捕红花会会员，且派高手四处查访红花会众当家的下落。

二十年后，红花会的下一代以陈家洛之子陈天雨为首皆长大成人，习成绝世武功。欲出山重现江湖，完成父辈未尽大业，恰在此时，江湖中崛起了两个著名的武林帮派——白莲教和屠龙帮，都有凌云之志、绝世之功。陈天雨私自出山，寻找失踪的大妹，发现盗取妹妹的，原来是皇宫大内高手，于是，大闹宫廷。由于他江湖经验不足，不敌大内总管和坤，为白莲教教主王伦的独生女王嫣然所救，两人产生爱情。

与此同时，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派诸位当家出山，寻找陈天雨，于是，红花会少年英雄一个个江湖称雄。江湖好汉、武林怪杰也相继发世。由于少年们涉世未深，不慎为清廷查出迷城之地，纵火焚之，红花会不得已再现江湖，与清廷再次为敌，建总舵于海宁老家陈阁老府邸。陈天雨凭迷城神功，一举夺得天下武林贤主之位，声名大振，从而，被陈家洛推为红花会新舵主。但，武林英雄皆各怀异志，陆破天、王伦、长恨公主等，皆有惊天动地的举动；红花儿女亦怀春，牵扯出一段泪沾衣襟的缠绵之情……

江湖帮众各自起事，却为清廷各个击破，陈天雨等不得已，只好再次泪洒中原。但，他不甘心将妹妹继续留在宫廷，

冒险闯大内，堪堪即可得手，刺杀乾隆，领走妹妹之时，却节枝横生！妹妹已恋上乾隆，以生命救得乾隆再生！于是，红花会众与白莲教众，捐弃前嫌，会同江湖正直英雄，再闹京城，最后，陈家洛等再次擒获乾隆，但杀意却烟消云散……

《迷城神功红花泪》人物谱

陈天雨——陈家洛之子，红花会少舵主，后为武林盟主。

王嫣然——白莲教教主王伦之女，陈天雨的情人。

陆破天——屠龙帮帮主。

王 伦——白莲教教主，后起义未遂。

长恨公主——陆破天之妻，即与乾隆交换的皇家九小姐。

陈家洛——红花会总舵主。

霍青桐——陈家洛之妻，陈天雨之母。

徐天宏、无尘道长、赵半山——红花会前辈当家。

骆 驼——文泰来和骆冰之子。

骆 雁——文泰来和骆冰之女，暗恋陈天雨。

余不了——余鱼同之子。

陈念香、大喀斯丽——陈家洛之女。

和 坤——大内总管、天下第一高手。

福康安——乾隆私生子，御林军大统领，风流“福大帅”。

德 布——满州第一勇士，统领大内十八高手。

天然痴叟——和坤之师，与天山怪侠袁士霄齐名武林怪杰。

凌 峰——鹰爪门掌门师兄，大内高手。

汪 洋——武当派叛徒张召重之弟子，大内高手。

白 方——九龙派弟子，大内高手。

王剑英、王剑杰——王维扬之子，大内高手。

李可秀——九门提督。

东方塑——御林军统领。

西门剑——御林军副统领。

曾铁鰐——白莲教人堂堂主，清廷走卒。

不嗔大师——少林方丈。

无青子——武当派掌门，即《书剑恩仇录》中陆菲青。

不语大师——少林寺监寺。

随昙师太——峨眉派掌门，王嫣然之师，衡山派掌门。

“扬州武八怪”——花行雷、花行雨、花行风、花行虹、花行雪、
花行霜、花行月、花行云。

殷仲毫——白莲教天堂堂主。

凌九霄——白莲教左护法。

何石安——白莲教右护法。

聂雄铎——白莲教地堂堂主。

“神穴铜”童老怪——川中袍哥首领，为大内暗养。

唐敏中——绰号“毒神”，唐门掌门师兄。

屠龙帮中弟子若干。

目 录

危机四伏	(1)
螳螂捕蝉	(20)
长恨公主	(54)
盈盈仙子	(90)
翻云覆雨	(128)
孤剑天涯	(162)
华清凝脂	(189)
反弹琵琶	(220)
勿忘勿失	(241)
遥遥神京	(270)
此去泉台	(296)
迷城惊变	(322)
君山大会	(340)
雾锁衡山	(388)
蜀地龙蛇	(415)
扑朔迷离	(443)
兄弟之间	(481)
余情留香	(493)
长恨人间	(522)
危际风情	(553)
剑气河山	(596)
师太示警	(626)
秋风萧飒	(657)

十七 兄弟之间

清明时节，细细绵雨，如万缕丝头，从无际天空坠下，显得缠缠绵绵，漫无边际。难怪历朝诗人骚客，皆以清明时节之雨喻为对亲人的无尽思念！

自从与王伦、王嫣然父女作别，陈天雨的心绪一直郁郁寡欢，愁肠百结，难以排解！每每思及王嫣然居然与其父一道共谋天下大事而试图骗过自己时，此愁便似清明雨丝一样，缠缠绵绵没个尽头，虽尽万千心力予以排遣，但，皆劳而无功，无奈之际，陈天雨便将全部精力付诸于筹备九九重阳天共讨清廷的大计之中。如此日夜不辍，更兼稍一得暇，便勤练武功，他的武功之精进，恐世人难及，不在其父之下了！

但，这四个月的勤奋，使陈天雨消瘦不少，幸得有红花会少年弟子共同协助，骆驼、骆雁、余不了、周承英等人的朝夕相伴，陈天雨在劳累之际，却也颇感欢愉！

转眼之间，四月时间已过。这一日，陈天雨突然接到手下的传讯，道是父母皆在海宁，约他清明时节，去海宁朝拜祖父母之墓。

陈天雨一想，果然，不知不觉之际，清明节就来临了！近处的红花会头目，皆相伴回乡洒扫庭墓去了，自己理当侍候父母，去海宁为祖父、祖母扫墓……

一想到扫墓，陈天雨便想到两个妹妹：一个是自幼失踪，另一个是独走江湖，至今不知她在何方？她之与余笛音、杨伟兴几乎是相伴相随长大成人，但是，英雄少女，便有无尽

情缘，谁知，他们几人现在浪迹何处呢？陈天雨心道：烦恼归烦恼，但是，清明海宁之约是断不可不赴的。

到了清明节这一日，陈天雨便从红花会总舵处赴城内与父母陈家洛、霍青桐会同。原来，迷城遭劫之后，陈家洛曾将总舵迁往海宁陈阁老府邸，但，陈家洛辞去总舵主之聘之后，远游他乡，到处寻觅小女。陈天雨一心扶持红花会，欲使它重振声威，再成大业，所以，对海宁祖先故地心存顾忌，不愿为它添加烟火，未几，便将总舵迁往城郊的山里，这山名称之为红花坳，几月下来，此山坳，已成就为一个壁垒森严的军营，楞一看，还以为是清廷的大营之一呢！

这日清晨，陈天雨才从梦里醒来，便急忙整装待行，边收拾行装，边对从人道：“请徐师叔来！”

顷刻，徐天宏进得门来，道：“公子有何要事？”

陈天雨赶紧道：“大清早，请您过来，实是有一要事……”

见陈天雨难以启齿，徐天宏微微一笑，问道：“是不是扫墓之后，想出去走动走动？”

陈天雨赶紧道：“是，就是！徐师叔，您觉得怎样？”

徐天宏慢条斯理地道：“寻常时节，要走动一下，亦无可！只是最近子弟们操练得勤，外边风声也紧，事至紧要关头，我想，还是早去早回，不远行为妙！不知公子以为如何？”

陈天雨闻言，也陷入沉吟，良久，道：“师叔之言极是！但若一概潜伏爪牙，不明就理，便率而行动，反倒显得盲目，若趁此机，察看清廷动静，见机行事，岂不是一举两得？”

徐天宏道：“公子所言亦有理，但公子能做到二件事，便可以行。”

陈天雨忙问：“哪二件？”

徐天宏探出一个指头，道：“这头一件，是公子不可去鲁中，因为，王伦这人心机颇深，他见公子连几月不形于外，此际一去，恐又生节枝；而据我所知，他的女儿王嫣然又是个精怪之人，凡事最是心细，她既未将有些机密告诉咱们，那咱冒然去访，恐有不妥！”

陈天雨见徐天宏头一件便说中了自家心事，也是一惊，脸色刹那间变得通红。但，自此之后，徐天宏毫不言及儿女之情，仿佛根本未发生过这事一样，直说得陈天雨心悦诚服，不住点头称是。

徐天宏见他答允了头一件，又道：“这第二件事，便是祭扫先祖之墓后，留心观察巡抚衙门的动静，看有无异常动静，若有，速飞鸽告诉我，我自有办法。”

见陈天雨兀自不解，便继续道：“若见一人，六、七十年纪，与你父相像，就告诉我，我自有对付的办法。”

陈天雨心里虽疑惑，却也不能再问下去，便道：“师叔之言，尽入肺腑，晚辈一定恭敬从命。”

头一次仗剑孤行，陈天雨曾独闯雍和宫，差点儿要了乾隆皇帝的命！但是，由于喀丽丝的作梗，使他未成大事，心中怅恨不已！虽乍一眼看去，乾隆的相貌有些古怪，但究竟怪在何处？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这迷惑一直留在心里，轻易不对旁人说起。现听徐天宏说起，心中又是一愣，似乎这乾隆朦朦胧胧是有点貌似自己父亲！

他抬起眼，想看看徐天宏的表情，但，他的脸色是严峻的，没有任何暗示、启发，甚至，面色出乎寻常地冷峻。陈天雨不得不重新自己思索……

这时，一个主意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莫非乾隆恰在此时要下江南？”他未敢肯定……

徐天宏再叮咛道：“第二事为要，切记！”

陈天雨见徐天宏如此重视此事，也是疑惑万分，不知这红花会中第一聪慧之人，今日何以如此谨慎！他哪里知道：徐天宏昔日曾护卫陈家洛与乾隆见面，知道乾隆与陈家洛有过这种旁人难以料想的内幕，心里预想，乾隆恐怕也会下江南为陈阁老夫妻扫墓，故如此谨慎叮咛。

陈天雨哪里料到，陈家与当今圣上还有这等关系？以前，前辈师伯、师叔们都是与陈家洛议及此事，需仗乾隆反清扶汉，谁料，不仅未能反清，倒使天下第一大帮会红花会西出阳关，土崩瓦解，这事怎不与陈天雨这血气方刚的年青人言及？只是，这一年来，徐天宏见陈天雨日渐成熟，又怀大志，于是，想趁此点化他，让他暗自留心……

陈天雨见得师叔此时的谨慎，非同小可，虽未完全弄清什么事，倒也不多问，举此便行了。

红花会总舵距海宁陈阁老府邸不过半个时辰之路，但一路瓢泼大雨，也令陈天雨极为踌躇，足足行了一个时辰，方及祖先的府邸，这是清明节天才发亮之时！

刚到临大门的那条街上，陈天雨便感到一个大大的意外！——一路上，尽听到些讲直隶话的公干！若是寻常一两个人操北方口音，陈天雨可能会放过了，可是，自从踏进这条街以后，不绝于耳的全是公干所讲的北方话，这岂不是怪哉？却细心看那些人，又不是什么公干人员的打扮。既非官吏，又不是兵勇，倒象是整天游手好闲之人！这使陈天雨格外警觉！

偏又奇怪，通往陈阁老府邸的大街，今日不许人员前往！

倒象是如临大敌一样。陈天雨突然想到徐天宏的话，心道：“莫非果真是皇朝有人驾临？是不是皇帝又下江南了？”他想起在白莲教里听到王伦等人的密谈，心中一阵紧张……

想到父母可能已在陈阁老府邸，难道自己一整日就这样被挡在街头上不成？陈天雨不禁热血沸腾，也顿生一计。瞄住一位从那条戒严的街口出来的官员，见他走到自己所立之处，便勾手向他示意，要他靠拢来……

那人平日显是只见旁人弯腰行礼，何曾见过有人示意自己过去的？但，既是敢勾手示意自己过去者，想必是大有来头！于是，虽迷惑不解，却还是走了过去……不料，还未靠近，却见那人手一撒，自己腋下一麻，便失去了知觉……

陈天雨疾速除下这人衣装，迅速穿上，便大模大样地走上街头。守卫此街头之人，也不知为何，竟不加盘问。由他大摇大摆，进了街里……

陈天雨边走，边细心留意，何以今日如此戒备森严？愈走愈奇，这戒备森严的队伍，竟一直通到自家陈阁老府邸！

他心里虽是惊讶，但外表仍若无其事，直往里边行，但，走到第一重门边，就为人所阻！阻住他的，是一个精瘦老头！陈天雨一看，就知此人是个会家子，其功力不在五十年上下。

他拦住陈天雨，也不作声，两眼直盯着陈天雨！

陈天雨见状，便道：“老爷子请小的进去！”

那精瘦老头一见他张口就是“老爷子”，又见他生得精明，便赶紧垂手让他进门了。

奇怪的是，每一重门都是一个会武之人把门，但，只要陈天雨一开口说“老爷子”请他进门，便皆放行了！陈天雨不由心内大奇：“难道果真有个什么老爷子来了？”他正在疑

虑，双脚却不由得立住了，他看到前门有一个人，这个人的面相，他太熟悉了！

那是大内总管和坤！

“他来海宁自己家府邸干什么？”陈天雨心里一阵迷茫，他还未来得及弄清楚，这和坤的来临意味着什么？

但，和坤似乎并未注意到陈天雨的异相，将脸转移到别处去了……

陈天雨顺利地进入了陈家内宅，这里却悄无一人。却猛听见内宅的厢房内有人在说话：

“……若是还有手足之情，就赐一要职，要我去就知府，那我定是不干的……”

另一人沉吟有顷，道：“有才有德，又何止知府？你干好了，自会升迁，何须吾去打点？”

“反正，知府吾是万难从命的！”

……

陈天雨听出来了，这要官爵之人，正是自己的伯父陈骏龙！想当年，陈家洛回家为父母扫墓之际，听见小时候服侍他的小丫头晴通说：“陈骏龙强纳晴诗为妾，逼得她跳海自尽；而她的情人进忠也撞石狮而死，陈家洛本欲找他，教训一顿，但那日他恰恰不在家宿，由是，一直未能见到，陈家洛尔后见到了，自是训斥一番，但彼为长兄，陈家洛为三官，他安能服他？由是，两兄弟一直并不和好，老死不相往来”！

此刻，陈天雨见二伯父居然向人要官索爵，心下甚为恼羞，扭头便朝祖父、祖母的墓前行去！

内宅里静悄悄的，自天后宫直往海堤而上，那是历年来为人所修饰一新的祖父、祖母之墓！自那年陈家洛与乾隆坟

前见面之后，乾隆果真如言，每年都拨官帑，将海堤加固修牢，由是，陈阁老府邸也是不在话下，早成固若金汤之势！

陈天雨疾行十数步，便见到两座大坟，见到坟前静立着两个人影。即便是相隔十数丈，陈天雨也一眼便认出，即便是自己的父母——陈家洛和霍青桐！

陈天雨忍住自己涌出的泪水，疾行前去，跪下、伏地、道：“孩儿天雨向父母请安！”

霍青桐忙扶起他来，替他拭去泪水，见陈天雨形容憔悴，心酸不已。

陈家洛见陈天雨来了，也不作声，伸手在他肩上抚摩一下。便望潮不语，显见，今日他的心里极为矛盾。

三人静立在坟前，默不作声，各自怀有各自的心事……

不知几时，身后已然站立了两人！他们也同样默不作声。陈天雨斜目望去，见一人正是伯父陈骏龙，而另一人呢？

他一副文人雅士的派头，约六十多岁了，但生就一副威严之相，陈骏龙在他身后一步左右站着，一动不动！

陈天雨先是感觉到，这陈骏龙的姿态煞是古怪，想陈骏龙平日里曾服气过何人？陈家的老大、前大学士之嫡子，自为江浙一带之名士，连知抚大人，京朝命官，他都是懒于请安的，何曾这样服气过这一介文士？而且，这文士此时节来祖父、祖母墓前干什么？

陈天雨满面疑惑，转首便望定父母，哪知父母的面上，并未显出什么惊愕神态，倒是将脸仍转向那之文士；陈天雨又将眼睛往那文士身上一瞅！

这一瞅，却让他发现了两大古怪之处：头一件，这文士的面相显是象在哪里见过？极为眼熟！其次，这文士极象自

己的父亲陈家洛？

他是谁？

为何这个时节来到这里？

陈家洛见这文士来了，点了点头，也不打招呼，自顾自回首朝东海边眺望……但，显而易见，他的心绪是极不平静的！他的呼吸变得沉重而急促，显见正处于情绪变动、急荡之际！霍青桐也将最初一刹那极端仇视的目光收起，缓缓地转过身去，依在丈夫身后，凭栏远望，默不作声……

一时，包括后来的两人，大家均不作声。

其实，此时，陈天雨蓦然想起了临行前徐天宏所说的话，这与伯父同来之人，正是酷似自己父亲之人！

再一细看，陈天雨不禁大惊失色——这文士不是自己在皇宫里所见的皇帝乾隆，又是谁呢？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肩膀一阵紧张……

陈家洛似已知晓儿子此时的心境，淡淡一笑道：“这位是我的知交，东方先生。孩子，你应以伯父事之！”说罢，掉转头去，也不作二话。

陈天雨犹豫行礼道：“晚辈陈天雨，叩见东方先生！”这时，他心里所想的是，赶紧拔剑，不说二话，刺进这狗皇帝的咽喉。

但是，父亲陈家洛却一言不差地告诉他，这是东方先生！

那人冷哼一声，道：“你就是赫赫有名的陈天雨？江湖上的名头不小嘛？”

陈天雨闻言，道：“晚辈不知前辈也是江湖中人……”

那东方先生道：“你错了！我不是江湖中人，只是熟悉江湖中人而已……”

就在此刻，静立东方先生身后的陈骏龙插话道：“天雨侄还不跪下！这是皇上！”

陈天雨不闻则已，一听是皇上，便如五雷轰顶，心惊不已！他兀自难于把握自己，便朝父母亲那边看去，却见二人的脸色纹丝不变，直盯着他！

他又将眼神转向陈骏龙，见他仍垂手站在那“皇上”身后，不敢再行造次！这时，他不再犹豫，直将眼睛盯住那“皇上”，刷地拔出剑来，便欲朝皇上刺去……

“雨儿，不得无礼！”陈家洛一声断喝！

陈天雨愣生生刹住了身形，一柄龙吟，本已将刺入乾隆咽喉，这时，也只得在半空中刹住了去势！

这一刹那，乾隆即便有八条命，恐也被剁成肉浆了，是陈骏龙那一声“皇上”险些害了他，而陈家洛那一声断喝救了他！这一刹那间，那便和坤等均在，又安能救他性命之万一？

乾隆也是数次历了生死之交，此刻，竟也愣是挺住，没后退半步！

陈天雨收回剑势，带着疑虑，望着父母，问道：“怎么？他不是乾隆？”

陈家洛似乎被这一问题所难倒，该如何回答他？

作为红花会赫赫有名的总舵主，也作为对满清怀有刻骨之仇恨的武林中人，此刻，他焉能不想一剑洞穿乾隆的咽喉？但是，他万万难以做到这一点……

私下里，对于今日与这人见面的情景，他何止思想过万千次？每一次，他都试图说服自己，唤起迷城被毁的废墟、唤回香香公主的哀愁面庞……此刻，他理应拔剑了结这段冤孽